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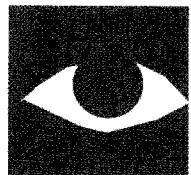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文丛

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概述  
马克思视野中的历史和历史发展  
历史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  
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Makesi Lishi Dongli Lilun Yanjiu

# 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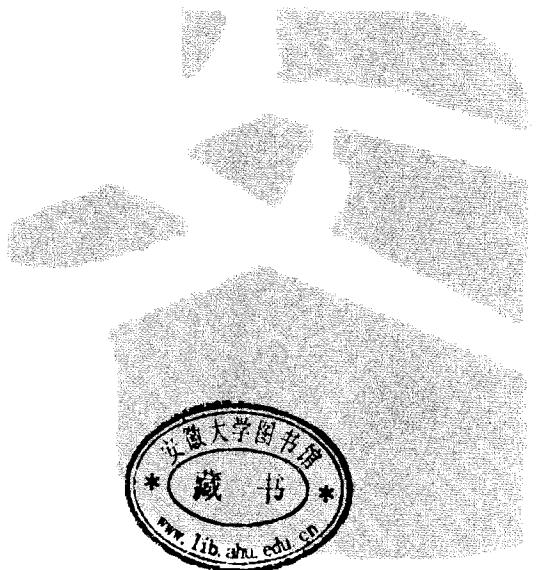
周青鹏/著



# 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研究

## Makesi Lishi Dongli Lilun Yanjiu

周青鹏/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研究 / 周青鹏著.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12.12

ISBN 978-7-210-05483-2

I . ①马 … II . ①周 … III .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 - 研究

IV . ①A81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1534 号

## **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研究**

作 者：周青鹏

责任编辑：徐明德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ph.com](http://www.jxpph.com)

E-mail：[xmd66@126.com](mailto:xmd66@126.com)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21.5

字 数：350 千

ISBN 978-7-210-05483-2

赣版权登字—01—2012—5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35.00 元

承 印 厂：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由

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学科

黄冈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

资助出版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 4
第二章 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概述	—— 19
第一节 马克思历史发展动力理论的产生	—— 19
第二节 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的文本概况	—— 38
第三节 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的基本内核	—— 43
第三章 马克思视野中的历史和历史发展	—— 46
第一节 马克思对历史的科学界定	—— 46
第二节 人的自由本质与历史发展	—— 61
第三节 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方面	—— 73
第四章 历史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	—— 80
第一节 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 80
第二节 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多样性和层次性	—— 85
第五章 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 93
第一节 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	—— 93
第二节 马克思从历史诸因素的交互作用中 看历史发展	—— 97

第六章 需要与历史发展	—104
第一节 需要是劳动把物质世界劈分为二元世界的自然基础	—104
第二节 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需要的变化改变其社会制度	—115
第三节 “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	—129
第七章 物质生产与历史发展	—136
第一节 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36
第二节 物质生产力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动力	—149
第八章 精神生产与历史发展	—160
第一节 精神动力在历史发展中的直接决定作用	—160
第二节 精神生产创造精神生产力	—171
第三节 精神生产推进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182
第九章 社会交往与历史发展	—193
第一节 社会交往是全面的人的本质要求	—193
第二节 物质交往形成社会过程的“特殊生产力”	—207
第三节 精神交往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状况的发展	—229
第四节 普遍交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244
第十章 阶级斗争与历史发展	—254
第一节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254
第二节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266
结束语	—274
参考文献	—276
后记	—287

# **第一章**

## **绪 论**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历史动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何以发展以及发展的根据和原因等一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反复出现的重大问题的看法,具体包括需要动力论、物质生产动力论、精神生产动力论、社会交往动力论和阶级斗争动力论。与唯物史观把整个历史发展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不同,马克思的历史动力理论并不把历史发展所出现的各种问题都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而是重在探究历史发展的原因,旨在弄清人类历史何以发展的问题。在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中,对历史发展的原因的阐释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本书一开始对历史概念、历史发展过程的性质以及主要趋向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是研究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所无法绕过的问题。如果说唯物史观最终所解决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结果以及结果的具体展开,那么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也是其中的历史发展原因。从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是因为人们开始对客观事物发展的因果必然性进行探讨,这才有了科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把科学精神视为不断追问客观事物发展因果必然性的精

神,把科学态度视为顺承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一丝不苟地努力去揭示事物发展的真相的态度。在人类认识史上,从来都不乏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勾画,也不乏对人类历史发展原因的见解,但是,历史上的各种历史理论均成为过眼云烟,只有唯物史观才成为科学并大放异彩,历史学在马克思这里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往的历史观或疏于对历史发展原因的探讨,或不能坚持遵循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以及发展的规律来解释其发展的原因。因此,历史动力理论对于同时兼具科学世界观性质和科学方法论性质的唯物史观来说,其地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类历史发展本是一个既不断远离又不断回归到出发点的过程,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20世纪科学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于不仅科学发现之河(借用J.马多克斯之语)变成了海洋,而且,在物理学、宇宙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及心理学领域,科学家作出了诸多基础性的发现”,“在于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大综合的趋势”<sup>①</sup>,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在场的细微方面被不断放大,人类历史本有的双向发展(即不断逃离出发点又回到出发点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竟被许多人理解为一种单向度的不断远离人类历史出发点的发展过程,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从哲学在当下不断遭到质疑而步履蹒跚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回到马克思”的阵阵呐喊中得到确证。前者反映的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存在的一种摒弃哲学思维的现象:人们只顾尽情地享受着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狂欢于人化自然之中,而鲜有对这些文明成果的产生作深刻反思。即便有反思,也多半局限为对客观事物发展的直接的或较为直接的原因之思。后者反映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所出现的一种非原典性研究现象:研究仅仅立足于当下,采取单边论证的方式,而置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于不顾,置多年以来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于不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同样的,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工作学习中,无论是具体工作中,还是在

<sup>①</sup> 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抽象工作中,人若不能反思历史,或者人们只能从刚刚过去的历史而不能从全部历史中汲取养分,这本身就没有充分发挥意识跨越时空的灵动性的特点,人一样也会有近忧。

在回归哲学的过程中(这种回归并不把哲学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西方学者以其灵敏的触觉、新颖的方式取得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成果。一时间,科学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但是,西方学者的这些成果多半立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现实,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援引甚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但是其最终的结论却是与我国的具体实际不相吻合的。应该如何实现哲学的大众化和我国大众向哲学的回归?我们党从一成立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无疑向我们指明了方向。而马克思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源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因此,马克思理论在此就变得异常重要。在马克思理论中,历史动力理论又是关涉其理论科学成色的部分,只有通过对历史范畴的深入探究和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全方位探讨,才能得出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进入到一个纯粹理论的领域,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就变成了马克思历史动力思想是怎样的。

国内学者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受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一直以来,人们对包括历史动力问题在内的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是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下进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人们倾向于把它理解为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架构体系,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整个理论的世界观基础,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其主要内容,把科学社会主义视为理论体系的核心。在这种框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被切割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这种做法固然使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部分都得到了澄清和彰显,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却为人们所疏忽,其直接后果当然是人的主体性的缺位,最终所带来的却是哲学与现实生活的渐行渐远。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

强大动力和勃勃生机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探讨其背后的原因,这固然有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的因素,但同时也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必然有其极其鲜明的理论主题和甚为严密的思维逻辑。如果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和思维逻辑,就不能把握其理论精髓。因此,就必须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在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研究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近年来国内学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回到马克思”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情感关怀,另一方面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将成为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 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历来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是长期活跃于西方学术界的一股最重要力量。当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等学派也对马克思历史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革命通过艰苦的努力,最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还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实现了从理论向现实的飞跃。但与此同时,中西欧革命却以失败告终。社会革命所出现的迥然不同的后果,使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一些关心社会进步、致力于人的解放研究的学者开始依托马克思理论对社会革命问题进行理性思考。

在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卢卡奇本着“几乎每一个我们所察觉到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寻求解决时都把我们引向了历史”<sup>①</sup>的想法,对异化、历史辩证法、总体性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思考。通过深入的思考,卢卡奇最终得出了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客观一致”、“异化”是人类客观性的外化及其复归的结论。在历史发展动力方面,卢卡奇提出历史发展中的人的意识动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学说,为后来的赖希、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奠定了基础。但是,卢卡奇的理论分析是在费希特、黑格尔、韦伯等人的思想原则观照下进行的。卢卡奇按照费希特“自我创造非我”主观主义原则,赋予历史主体至高无上的地位,参照黑格尔三段式辩证法,提出总体性范畴并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和核心,同时受韦伯“文化批判理论”的启示,发掘出马克思的“物化思想”。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卢卡奇“没有注意对象化、物化、异化等概念在涵义上既相互交叉又相互区别,而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它们,导致了理论上的某些混乱”<sup>②</sup>。

柯尔施从总体性的认识理论出发,把马克思唯物史观解读成为总体的历史观。在柯尔施看来,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法和国家”、“纯粹的意识形态”三者构成的。在这三者之中,既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总体性的关系。按照 P. A. 戈尔曼的解释,总体性的关系就是“在这一不可分的整体中,每一要素都支持并反映其他的要素”<sup>③</sup>。以此为基础,柯尔施在社会革命问题上提出了“总体革命论”,主张开展以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总体革命。在“总体革命论”中,柯尔施把历史以及推动历史发展的各种动力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对于矫正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或机械决定论的错误,开启人们对不同历史动力之间关系的探讨具有积极意义;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② 杨魁森:《商品经济与人的物化问题》,《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

③ 罗伯特·戈尔曼主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柯尔施把“意识革命”作为总体革命的重点，强调社会意识在社会革命乃至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和声援了卢卡奇的理论研究。但是，柯尔施把社会矛盾分析与线式思维等同起来，过分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有机联系，否认社会矛盾和基本矛盾的存在，而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联性研究上，又没有深入探究社会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机制，过分地强调社会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把意识形态问题看成是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频繁发生，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意、德等国家出现。法西斯主义以扩张主义为其政治纲领的核心，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结果使欧洲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为了弄清法西斯主义的起因，寻求从法西斯主义暴政统治下解脱的途径，以赖希、弗洛姆、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重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弗洛姆认为，“人之最根本的需要是克服分离，挣脱其孤独的牢狱”，<sup>①</sup>为了摆脱孤独、焦虑、恐惧，人们可以通过酗酒、吸毒而达至癫狂，也可以通过群体的习惯、意见的交流等实现与他人的结合，还可以从事创造性活动。但是与这些方式相比，只有“爱”才是最完善和最成熟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之所以常感到沮丧、孤独、焦虑、恐惧、绝望，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与爱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sup>②</sup>，为此，弗洛姆反对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倡导实行一场旨在改善人际关系冷漠现状的社会心理革命。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研究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出发，抓住经济过程和观念活动的中间环节，对人的本能驱动进行了精深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弗洛姆对人、社会

① Erich Fromm, *The art of loving* [M] page9, New York: HARPER &ROW PUBLISHERS, 1956.

② 弗洛姆：《爱的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以及历史的发展诉诸人道主义的阐释,把人性论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及其解放,“人类生存将是消遣,而不是苦役,人将在表演中而不是在需要中生活”。<sup>①</sup>他把弗洛伊德的性欲进一步发展成为爱欲,提出通过人的活动特别是劳动爱欲化实现人的解放。马尔库塞以其爱欲解放论强化了对人的本能的研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马尔库塞依照心理上的快乐原则把人的解放理解为一种人的本能的升华和释放,脱离具体现实生活,试图从心理层面和精神领域寻找人的解放路径,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和非理性主义倾向。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变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谷。在马克思理论研究方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法兰克福学派要求结合马克思思想,站在批判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西方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予以剖析。法国的一些存在主义者主张用人道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精神。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做法,力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上面。

哈贝马斯立足于国家干预增大、科学与技术联系加强和阶级同化等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道德观念、规范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为历史唯物主义沦落为历史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埋下了祸根。他通过社会交往行为的深入研究,提出用交往行为理论取代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主张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以主体间性上

<sup>①</sup>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的沟通行动实现无暴力的社会秩序。<sup>①</sup>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具有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的双重批判性质。就历史发展研究而言,哈贝马斯肯定人的自由发展并以此为研究目标,他对社会交往行为的探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交往观研究的深化,但是,哈贝马斯主张通过交往方式的革命来实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宗旨,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哈贝马斯一方面承认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与其交往革命的主张存在着某种矛盾之处。

萨特从人的主观性出发,把人理解为自由的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sup>②</sup>,“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只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sup>③</sup>。对于人的发展的理解,萨特只承认个人的解放,而断然否认全人类的解放。在进行归因分析时,萨特把人类不自由的原因归结为暴力和斗争,把暴力和斗争归结为异化,把异化归结为匮乏。因此,萨特把“焦虑”视为实现自由的主要形式,把自我主权意志的觉醒与联合视为人类获取解放的重要途径。萨特试图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通过对人的存在个体的研究,克服马克思主义停滞和僵化的现象,在主观上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萨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尽管它在表面上涂抹了某些理性的元素,却改变不了其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本质。

阿尔都塞采用结构主义方法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多元决定论的解读。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因果决定论既蕴含一种全面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的决定作用,又内含着局部性结构对于全面性结构以及局部结构要素对于局部结构的相对自主性。根据这种理解,阿尔都塞认为人类历史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经济矛盾的简单结果,而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力量按一定结构方式相互作用的复杂产物,历史发展在本质上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

<sup>①</sup> [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sup>②</sup> 中科院哲学研究所:《存在主义哲学》,北京:商务出版社,1963年版,第342页。

<sup>③</sup> 中科院哲学研究所:《存在主义哲学》,北京:商务出版社,1963年版,第267页。

用构成的“无主体过程”。阿尔都塞从人的主体性之外的客观性结构来解读历史发展,这对于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人本主义倾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阿尔都塞在反对人本主义的同时,也把马克思理论中本身涵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一起排除在外,最终的结果是并没有实现其保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纯洁性”的初衷。

## 二、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的研究

相比于西方学者的研究而言,国内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的研究要来得更加迟缓一些。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国内开始有学者关注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经过约半个世纪的发展,国内学术界陆续推出阶级斗争动力论、人民群众动力论、生产力动力论、矛盾动力论、需要动力论、科学技术动力论等研究成果。国内相关研究之所以迟迟出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内一直忙于战乱。一旦政局趋于稳定之后,马克思历史动力理论研究就迅速步入正途。

20 世纪 50 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sup>①</sup>的号召下,我国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围绕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进行思考。许征帆在《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学说》一书中提出:“列宁在总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总结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具体地深刻地论述了过渡时期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的内容、形式、特点,以及消灭阶级的途径,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了极其可贵的贡献。”<sup>②</sup>他在联系到我国革命建设实际时指出:“工人阶级究竟应该如何领导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1 页。

<sup>②</sup> 许征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学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 4 页。

我国劳动人民,通过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去解决过渡时期的各种阶级矛盾,完成在我国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历史使命呢?……列宁在苏联过渡时期中对苏联无产阶级所作的许多英明的指示提供了最好的答案。”<sup>①</sup>在如何看待阶级斗争历史作用的问题上,许征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抓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无论是其分析,还是其表述都是非常中肯的,但是由于与其研究的主题有关,他仅仅只是站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考量历史的发展,结果是,既没有论及不同历史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没有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研究,即没有论及剥削阶级消亡以后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最终所得出的只是一个应用研究所能得出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人对我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出现反复,“四人帮”一伙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抛出了阶级斗争动力论。姚文元曾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带来两极分化的现象……”1970年,康生曾在一次会议上叫嚣,“社会主义社会不单存在着阶级,而且整个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的表现经济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那就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与许征帆的历史动力研究不同,“四人帮”一伙试图把目光投向更为久长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并得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论,但是因为权欲利欲熏心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最终不仅篡改了马克思主义阶级产生、阶级划分以及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原理,而且从整体上颠覆了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许征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学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页。

阶级斗争学说。

人民群众始终是阶级斗争的主体,由于这层关系,人们在研究阶级斗争历史作用的同时很容易把思维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群众这一视阈。在国内最早提出人民群众历史动力思想的是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内许多学者有感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涌现的空前热情和巨大力量,再次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彭明在《从五四运动看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sup>①</sup>一文中通过对“五四运动”的考察,指出“个人活动只有和人民群众的愿望(时代的要求)结合在一起时,才能起到杰出的作用”,“五四运动”“目标的实现,无一不是人民群众直接斗争的结果。”1981年辽宁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讨论纪要中指出,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要正确认识历史,就必须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这个大前提下,同时承认个人即杰出人物也能起到决定历史的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决定作用’,不是指整个历史进程,而是指‘个人的知识、才能……主观因素,有时决定历史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结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个人,甚至包括无产阶级的杰出领袖在内,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起到历史的作用。个人至多只能对历史发展的速度和进程起着加速或延缓、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只能使历史在总的发展趋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出迂回和曲折的状态。”<sup>②</sup>在历史动力问题研究上,彭明等人开始把思维触角偏转到人民群众上,注重从人的主体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使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特别是章传家在论及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时,强调“尊重

<sup>①</sup> 彭明:《从五四运动看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哲学研究》,1979年第4期。

<sup>②</sup> 辽宁省社联:《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哲学动态》,1981年第9期。